

灯下漫笔

## 博物馆城南通

□黄正平

博物馆是城市的“入口”，了解一座城市，从博物馆开始。

每年5月18日是世界博物馆日。国际博物馆协会是一个权威组织，据称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国际组织，每年确定博物馆日主题，以推动世界各地博物馆发展。今年主题是“博物馆的力量”。我理解的“博物馆的力量”，是历史文化的穿透力和现代文化的表现力相结合，潜力无限、活力无穷。

这些集艺术性、科学性和历史性于一体的馆藏，都是人类文明的辉煌成果，体现了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、不同文明的智慧和创造。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地，博物馆连接着传统和未来，这也应是每个国家、每个民族、每种文明都正在面对的重大课题。以文化人，正是文化的本义，而近现代博物馆史对此又有了具体而生动的新诠释。

中国的博物馆史正是从南通开始的。于是，南通人自豪和骄傲，因为城市拥有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——南通博物苑。令人可喜的是，进入21世纪以来20年间，不断发展壮大，量质均有显著提升。据统计，注册登记的各类博物馆已达30座，平均每25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，如果以市区人口算那就更可观。这个数据不仅在国内算高的，在世界上也有地位。

21世纪第一个十年，南通文物和博物馆事业进入新阶段，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同志就作出评价：南通是一座博物馆城。当时主要是从近代遗存比较丰富、比较全面的角度而论的，后来加快建设环濠河文博馆群，国家级博物馆纷纷落户南通；近代遗址挖掘和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，一大批旧址遗址得到修缮保护、开放利用，2009年初，国务院批复同意南通列入第110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行列，文博之乡品牌进一步树立。今天讲南通是博物馆城应当更加理直气壮，具有底气和豪迈之气。

步入南通，就步入了博物馆世界。于是，南通人多了一个喜好，就是逛博物馆；来了客人，多了展示南通历史和当代的空间参观。博物馆多，是南通市民的福气，外地人游博物馆是他们的幸事，获得博物馆城的称号是南通的幸运。

南通博物苑，是国内难得的功能、生态与人文相映成趣的文博世界。当时国家文物局主要领导单霁翔说过一句话：“中国干博物馆工作的人都应该到南通博物苑去，像朝拜圣地一样。因为这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肇始，张謇是公共博物馆事业的开山鼻祖。”值得一提的是，两任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访问过南通博物苑。2005年，是南通博物苑建苑100周年，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100周年。文化部、国家文物局和江苏省人民政府举办“南通博物苑一百年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百年庆典活动”。国际博协成立于1945年，拥有全世界21000多个公共和个体成员。国际博协主席亚历山德拉·库敏斯携秘书长约翰·泽而夫来通出席庆典活动。当时也来参会的德意志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汉斯·马丁·辛次，后来接替亚历山德拉·库敏斯担任了新一任主席。

中国南通珠算博物馆、中国审计博物馆、中华慈善博物馆、中国眼科博物馆等都是“中”字号，展现的是中国历史、中华文明；还有张謇纪念馆、个簃艺术馆、沈寿艺术馆等名人馆，以及开馆不久的群英馆等等。

如果在濠河人行步道走上一圈，你会发现，散落在濠河这根城市项链两岸的是一座座历史丰富、特色鲜明的文博场馆，让你目不暇接。整个南通主城区，就是自然与人文融合于一体的优美空间。

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，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就能成为中华文化的时代精华。博物馆承担的就是这一社会功能和文化责任。2020年11月12日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通博物苑，这是对21世纪南通博物馆建设的赞许，也是对南通广大市民的鼓励。

博物馆城、文博之乡，是南通闪亮的文化名片，更是南通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。拥抱新时代，我们必须与现代生活相适应，高质量发展文物和博物馆事业，建设和发展具有南通地域特色的江海文化，在建设文化强国中率先建成文化强市。

三元桥畔觅青螺，一塔岸前影蘸波。曲项引吭从旷野，长翎配位奏嘉禾。弦歌不辍睡眠少，薪火相传期待多。即令蹒跚春试水，故将心韵寄天河。



弦歌不辍

陆林画

张文林诗

徐贵明书

## 谁人不识君

□张文林

南通师范建校120周年前夕，我与陆林商量，古稀学子拟合作献礼母校，拿什么为好？当然要各施所长，我的诗文、他的画。

考虑到陆林擅长画鸭，于是我以鸭为意象，创作了七律《弦歌不辍》：“三元桥畔觅青螺，一塔岸前影蘸波。曲项引吭从旷野，长翎配位奏嘉禾。弦歌不辍睡眠少，薪火相传期待多。即令蹒跚春试水，故将心韵寄天河。”诗到了陆林手中，明明写鸭，他却画成了九只天鹅。并美其名曰：“当年的丑小鸭变成了如今的白天鹅；九为大数，代表全体学子的心声。”鸭与科举关联，绘画中芦鸭与芦甲挂了钩我是知道的，由芦鸭变天鹅，境界升华了，岂不妙哉？本着精品意识和扬长避短原则，我俩都不肯题款，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书法家徐贵明。徐贵明先毕业于通师，后毕业于南师大，又赴北大书法研究生班深造，回到母校供职，出任通师图书馆馆长，是南通市书协副秘书长、南通印社副社长、江苏省篆刻研究会理事、中国书协会员。妥妥的不二人选，于是乎登门邀请，一拍即合，联袂演绎，终于

“陆林画，文林诗，贵明书”大作出炉，斯为词之背景。

徐先生是位谦谦君子，热心人，不仅分担责任，创作精品，而且赠予《徐贵明书法作品选》，并为我俩专刻画面用章，让人喜出望外。为致谢忱，本人赋词《子夜歌·谁人不识君》赞之：“阅金经、若非释注，纸帖石碑谁悟？得书诀、何愁食古，灌顶只须清露。追汉探秦，融通诸体，恋赵耽王处。是人才、徐贵明君，书出印来，四宋二吴风骨。抚今昔、刀耕笔种，乐此不疲朝暮。团扇双挖，琴条粉蜡，联对中堂轴。有鲜红印戳，天桃秣李唇语。杨柳依时，感怀君子，同谱天鹅曲。沐东风、常忆三元，塔桥莲炬。”

词之取题用典，典出高适《别董大》：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”“谁人不识”，是充分肯定他信与自信，是发自肺腑的推崇和赞许。譬如唱歌，起音较高，自增难度，如何唱好？且看效果：“阅金经、若非释注，纸帖石碑谁悟？”开篇类比，拿悟性抬高徐作身段。又擅提顿，在纷繁复杂的书法现象中纲举目张。“得书诀、何愁食古，灌顶只须清露。”这是化繁为简的设计，高度概括作

品优劣，有些书家穷其一生不得要领；而贵明先生三叶开示如露人心，属于早慧之人。词的上阙盛赞贵明先生“追汉探秦”“恋赵耽王”，习得开悟，“融通诸体”“书有四宋气象，印有二吴风骨”，实在是难得之人才。下阙品评他的作品，团扇、琴条、中堂、对联，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富有变化。双挖、粉蜡、挂轴，红印，就其艺术处理而言档次颇高。深感于他的勤奋好学、乐于助人，读他作品如走出严冬而沐春风，如陷于黑夜之见火炬。他就是通师这块沃土上生长的出淤泥而不染的红荷。

“杨柳依时，感怀君子，同谱天鹅曲”，故事发生在壬寅春天，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”，硕果累累。一来二往，出现三重境界。从咏鸭到画鹅再到妙书，层层阶梯步步精进。“始境，情胜也；又境，气胜也；终境，格胜也”（江顺贻评点《拜石山房词序》）。情，是心灵对于印象的直接反映；气，是境界层深、生气远出的创意；格，是映射人格的高尚情操。一幅好的作品凝结三人心血，代表三人最高水准，值得补叙。而徐师气格高古韵致清绝赠人玫瑰手留余香，更值得讴歌。

玉兰一瓣

## 打箬子

□李建峰

箬子，也称箬叶，在我们这里是芦苇叶的简称。

其实，箬叶应该是箬竹的叶子，它和芦苇叶同科但不同属，是有区别的。不过，我从记事起就只知道大家把芦苇叶都叫箬子，把掀芦苇叶叫打箬子。这样叫起来顺口、听起来亲切，恐怕也是难以改变了的。

箬子是裹粽子的好选材，这样的粽子吃起来有一种自然的清香，耐人回味。

打箬子在我们小的时候是一种乐趣。

大人们在纵横交错的河沟滩上一片一片地打箬子，我们

接过来帮着用茅草扎成把儿，跑上跑下地忙得不亦乐乎。

当觉得有风拂面的时候，就打一张箬子划成两半，做一个“风车”，套在一根青芦苇上端那又长又柔软的尖尖上，举在手上迎风疾跑，“风车”在头顶上“沙沙沙”地转动，那一刻开心极了。

放学途中，随手打两张箬子分成4根均匀的细条，用心编成一个正方形的“针线包”，里面装上沙土后封紧，与玩伴们比投掷也是非常有趣的。

如果将空“针线包”带回家，灌上赤豆糯米放进粥锅里一起煮熟，剥开吃起来又是别样一种享

受。

过去，是快要到端午节时人们才去打些箬子回来裹粽子。而现在，也许气候变暖的缘故，农历三月还没过，已经所剩极少的河塘边，零零星星的芦苇已长到一人多高了。

那青翠鲜嫩的箬子早就被人掀走了，一根根芦苇差不多真的成了“光杆司令”。

前些日子，我穿着高帮雨靴、带着锄头，转了好几个沟塘，钩来离河岸稍远的几根芦苇，才打到一点箬子。

有着密密芦苇荡的岁月，还会有吗？

芬芳一叶